

剩余朝向：在爱的信念坍塌之后

她已经不想再给他温暖了，可手就是把那杯水推了过去——在信念、依恋、习惯、享乐与自我惩罚回路全部退场之后，还剩下的那个朝向

秦莉 著 · SDE 学员 · 创伤心理学与存在分析 · 2026年7月27日

摘要 本文从一个让既有爱的理论集体失效的生成现场出发——一个人在亲密关系的长期张力中，其存在地基（信仰层、结构层、基层层）被层层剥蚀，在不再持有任何“应当做”“值得做”的信念、甚至对这个动作感到憎恶的瞬间，身体仍然往对方那边斜了一点。本文正面展开这一残存的发生机制，论证它在主体完整性被撤销后，如何从碎片中被一层层暴露出来，并据此划出它与底子、习惯、道德义务、依恋惯性、存在勇气以及精神分析核心理论的不可还原边界。本文将这一残存命名为剩余朝向，并引入“不可代偿的自我卷入判决”作为控制变量，将其从最强的理论对手中辨析出来。最后给出证伪条件与临床指向：命名剩余朝向，不是在美化创伤，而是在帮受害者拿回对自己身体里最后那块未被暴力摧毁的、她们自己都不想要的碎片的勘探权与命名权。

关键词：剩余朝向；主体碎化；生成机制；不可代偿的自我卷入判决；创伤后残存

零、引言：一次让所有解释失语的推杯子

一个妻子，在丈夫长达五年的情感封锁——不是沉默，是那种她说什么他都会“嗯”一声、但那声“嗯”从未沾到他的注意力——之后，决定离婚。离婚前的最后一周，丈夫深夜突然泪流满面，说出了他从未对她透露过的童年经历。她坐在床沿，全程没有说一句话。第二天早上她依然把签好的离婚协议放在了桌上。但她在放协议之前，先替他热了一杯牛奶。她自己后来对咨询师说：“我不知道那杯牛奶到底是给谁的——我已经不想再给他温暖了，可手就是做了。”

一个丈夫，在妻子第三次出轨后分居。分居后的某个冬夜，他们在同一间餐厅不同桌吃饭，她对面是她现在的伴侣。他吃完后路过她的桌子，什么也没说，只是把自己袋子里的保温壶放在她桌子边上——那天她嗓子哑着。他放下就走了。他不是还想挽回她，他甚至觉得自己这辈子最不想再见到的人就是她。可他出门的时候看了一眼她的喉咙，手就把壶留下了。

这两个场景共享一个让一切既有解释都崴了脚的内核：做这些动作的“我”，已经不是道德哲学设想的那个具备完整意志去执行义务的行动者——她推那杯牛奶的零点几秒里，没有任何“我应该”在意识中闪现。也不是依恋理论追溯的那个带着内部工作模式的模式承载者——依恋对象在心理表征层面早已从“安全港”的位置上撤离。更不是神经科学的习惯模型的简单呈报——这些动作作用“自动滑行”解释不了，因为它不是中性的。它的发出者在那之后对自己生出一种说不清的厌弃：“我为什么还在做这种事？”

这道裂隙是本文唯一的起点。它不是在已有理论的边缘补一块新地，它是在已有理论的地基上打进去一根楔子——那些理论共享一个从未被它们自身追问过的预设：去爱的主体，被默认为一个完整、独立、不可被侵凌的在场者。他的主体性可以被挑战、被耗尽、被压垮，但他的作为主体而存在的核心完整性，在整个理论架构中从未被真正撤销。即便在最极限的情形中，他依然被假定为有能力在“去爱”与“不去爱”之间作出一个主体性的选择。推一下杯子的那两秒钟，暴露出这个预设从未真正成立——它不是在那一刻被某次惊觉的动作“当场塌掉”的，而是在长期的互动张力中，被一层一层地剥蚀至裸露。这个动作只是让已经完成的剥蚀第一次被看见。

本文把这个残存的现象命名为剩余朝向。剩余，意指它在爱的信念解散之后依然未被完全销毁。朝向，意指它是一种有方向性的、指向具体他人的身体-情感的残存定向，而不是泛泛的生命力残留或意志力残渣。

命名的动作本身，必须立刻接受一轮拷问：它会不会只是一个旧现象的新名字？在一种“无回报、无信念条件下被强化的特异型习惯”这个复合描述面前，剩余朝向能不被还原地替换掉吗？这个问题不能留到文末再答，必须现在就答。剩余朝向与一切习惯——哪怕是极限强化的习惯——有一道存在论层级的分水岭：习惯在完整地基上被长程训练铸成，它的学习期需要一个稳定且未被摧毁的存在土壤与持续的差异刺激共同运作。而剩余朝向的发生，与其说是在学习能力丧失之后被“铸成”的，不如说是在完整地基被层层剥蚀、习惯与其他表层定向都被一一冲刷之后，暴露出来的那块最顽固的岩心。它不是被训练出来的新结构，它是旧地基塌陷之后唯一没有被冲走的东西。这一笔，是本文的理论护城河。

本文将分六步完成论证。第一步正面展开主体碎化的生成过程——不是将碎化当病理标本静态描述，而是揭示它在互动张力中如何一层层剥蚀存在的地基，直到最后露出那层最顽固的底片。第二步与最容易混淆的两个概念——底子和习惯——做正面切割，为后文的展开清理出必要的概念预设。第三步正面描述剩余朝向的四阶段发生谱系——不是相关性描述，而是论证每一层E的崩解如何经由D的反复推逼，暴露或逼出那一层的特定样态。第四步给出四个原型片段与一个完整长案例，将概念落在肉身上。第五步由案例材料反推出与道德义务、依恋惯性、存在勇气、德性自发性以及精神分析核心理论的不可还原边界，并引入“不可代偿的自我卷入判决”作为控制变量贯穿全部分析。第六步给出证伪条件，并正面回应已知反驳，指出临床指向。

一、主体碎化的生成分析：在互动张力中一层层剥蚀存在的地基

主体碎化不是被一次重击完成的。它是存在本身在持续高烈度的互动张力中，一层一层地丧失其结构维持的条件。每一层被剥掉，不是“一个东西被打碎了”，而是存在在那一层不再能够维持它先前的组织形态——它被迫退行到更原始的一层，在那层暂时维持住某种残余的边界，直到冲击再次击穿它。本章不是对受害者的同情式描述，而是对一种特定存在形态的生成层面的指认。只有把主体碎化讲清楚——讲清楚那三层剥蚀分别剥掉了什么、又暴露出了什么——才能理解剩余朝向为什么不是意志力的残余，而是废墟上露出来的岩心。

在展开之前，必须先交代这三层是按什么判据分出来的，否则它就只是一个被宣称的分层。本文的划分不依据心理功能的分类，而依据一条单一的、可反复施用的判据：剥掉这一层之后，行动者失去的是哪一种“还能做的事”。信仰层被剥掉，她失去的是“判断这段关系值不值得”的能力——她仍能判断自己有没有说错，所以更下面那层还在。结构层被剥掉，她失去的是“辨认自己此刻在受伤”的能力——她仍在起床、吃饭、往前活，所以更下面那层还在。基质层被剥掉，她失去的是“朝任何方向活”的能力——到这一步，再没有更下面的一层可退。三层因此不是三个并列的心理成分，而是一条严格的依赖链：上一层的运作以下一层的完好为前提，反之则不然。这条依赖链同时给出了分层的可证伪形态：如果在实际个案中，出现了信仰层完好、基质层却已坍塌的稳定组合——一个人明确相信这段关系值得，却同时丧失了全部生命向前推力，且这一状态可稳定持续——那么本章的分层判据即告失效。

1.1 表达权重的归零：信仰层被击穿

亲密关系中的表达权重，是一个人在共同现实中“说了能算数”的份额。它不是抽象的人格尊严，而是日常互动的每一次微小时刻里被对方用实际回应兑现出来的信用。一个妻子说“今天我很难受”，丈夫看她一眼、问一句“怎么了”——这一来一回里，她的表达信用被兑现了一次。下一次她再开口时，她对自己的感受的权重就多一分确认。

长期无视的摧毁机制，就在这日常兑换的链条上打了一个结——不是一次打完的，是每一次她说了都被不当真地“嗯”一声，每一次她都觉察到自己的表达没有在共同现实中产生任何可感知的效果，每一次她都默默地收回那个本来要展开的感受。五年、十年下来，她不再知道自己的感受是从哪里开始的、他的冷漠是从哪里来的。她不再是一个开口前就预设自己会被听见的人。她变成一个开口前先自动给自己打折的人——“可能他也不容易”“可能是我太敏感”。

当对方的冷漠不需要任何言语就可以击穿她一个下午的平静，当她的愤怒在她还没能表达出来之前已经被对方的轻蔑提前解除了武装，表达权重的归零就不再只是一个沟通问题。它是一层存在地基的剥离——共同现实的结构层，已经不再能托住她作为一个独立发声者的身份。她还在说话，但她说的每一个字都在她出口之前就已经轻了。这一层被剥掉之后，她退到了一个更原始的位置：不再判断对方有没有听，只判断自己有没有说错。

1.2 认知自我的解锚：结构层被否定和恐惧打碎

比被无视更深一层的，是被否定。无视切掉的是她在共同现实中的分量，否定切掉的是她对自己认知能力的根基信任。一个长期被丈夫以“你太敏感”“你想太多”“你又来了”回应的妻子，逐渐不再能辨认她在争吵中感受到的愤怒是被合理激发的，还是她真的不可理喻。她不再是一个知道“我现在在受伤”的人，她变成了一个每次受伤时都会先问自己“我是不是又在夸大其词”的自我审查者。

比昂（Bion，1962）将人的情感经验划分为 α 元素与 β 元素： β 元素是未加工的原始情感碎片，需经 α 功能转化为可思考的元素。本文所描述的群体身上，她们的 β 元素不是被另一个人代为处理的，而是被另一个人持续地、“原样返还”的。妻子的痛苦被丈夫以轻蔑返还给她，她的困惑被他以沉默返还给她，她的恐惧被他以“你又发什么神经”返还给她。被返还回来的碎片没有经过任何为托住它而做的软处理，它一次又一次地原样砸回到她身上。她不是在接收“他的加工”，她是在反复接收“被返还的她自己”——每一次返还都带走她对自己判断的一小片确信，直到她不再拥有一个足够稳固的认知自我来判断“此刻我到底是不是在承受伤害”。

这一层剥掉之后，结构层的三根支柱——自尊、认知自我、作为一个可被他人看见的个体的自我感知——全部松动。她退到了比信仰层更底下的位置：不再判断这件事值不值得继续，只判断她还有没有资格说“我在痛”。

1.3 安全基底的坍塌：基质层被不可预测性大面积侵蚀

创伤理论中有一个被反复验证的发现（Herman，1992）：当一个人对最亲近的依恋对象的预测系统被反复打破时，摧毁的不仅是预测本身，更是一个相信世界可被预测的底层安全感。长期被伴侣伤害的人，活在一种持续的高生理性警觉中——对方回来开门的声音可以让她心跳骤然加速，因为她不知道今天回来的是那个正常的他，还是那个会突然爆发的“另一个他”。她可以每天早上告诉自己“不管他今天怎样，我就保持平静”，但进门的那个声音一响，她的身体已经在她的意识还来不及反应的零点几秒里，把防御系统全部打开了。这不是意志力的问题。这是基底层的生存惯性被不可预测性反复冲蚀之后，唯一剩下的稳定预测就是“它不可预测”。而当不可预测本身成为唯一的稳定前提，经验的内部安全基就塌掉了。

安全基底的坍塌，与表达权重的归零、认知自我的解锚不在同一层。后两者是对某种“上层能力”——被听见的能力、辨认自己的能力——的剥夺。基底层的坍塌，是对生命前向推力的侵蚀。一个人不只是“不想再爱了”，她是连自己想要什么、自己是什么感觉都不太能辨认了。那层推着她每天起床、吃饭、活下去的生命底层推力，被长期的无助感与恐惧感大面积磨削。她还在活，但她已经不是在朝向任何东西地活。

当信仰层（“这是一段值得的关系”）、结构层（“我是一个可以被承认的人”）、基层层（“生命在朝某个方向推”）全部被打掉之后，存在就退到了它最裸露的位置：不再是一个完整主体站在一段关系中做任何决定，而是一块被反复冲击的底片上，还嵌着几粒没有被冲走的、不知属于什么结构的碎屑。剩余朝向，正是在这三层都剥掉之后，从碎屑里露出来的那块岩心。

二、底子与习惯：最初的切割

在正面展开剩余朝向的发生机制之前，必须先切掉两个最容易被混淆的邻居——底子和习惯。如果不先把这两个区分讲清楚，读者在进入发生谱系时会不断产生“这不就是底子/习惯吗”的疑问，从而无法在概念层面为剩余朝向腾出独立的辨别空间。其余三个邻近概念（道德义务、依恋惯性、存在勇气）以及与德性自发性、精神分析核心理论的更复杂对质，将留到第五章——在材料建立了肉身体感之后、以案例为基地进行更精确的概念辨析。

2.1 与底子的区分

底子，是人在完整地基上、通过一次又一次亲身判断——“我在疲惫、委屈、被误解时仍然选择对你好”——在身体里一层层压进去的厚实的定向结构。它的生成需要一根背：信仰层还在，行动者还相信这件事是值得的；需要一座底座：结构层还在，行动者还拥有“我是一个可以去爱的人”这个基础自我感知。底子可以被消耗，消耗之后可以被补给——因为背和底座还在。剩余朝向发生在背和底座都已经塌掉的废墟上。那个被长期伤害的妻子往对方那边推一下杯子时，她已经不再相信“这件事是值得的”，甚至在做完这个动作之后对自己生出一种说不清的厌恶。这个动作不来自底子。它不需要被补给，因为它不消耗任何东西。它只是还剩在那里。

但这里有一个必须立刻正面处理的张力。本文在引言中定义“底子”时强调它需要完整地基作为生成条件——信仰层还在、结构层还在、行动者仍能作出“我在选择对你好”的亲身判断。可是，杨云的案例材料（将在第四章详述）暗示了另一种可能：她从很小时候就表现出一种对被忽略者的原始侧隐——帮路边老人提菜、把冻僵的小鸭子放进棉鞋里——这种定向似乎早于任何“完整地基”的存在，甚至早于她作为一个能够作出“亲身判断”的完整主体的成型。如果这种比底子更原始的定向确实构成剩余朝向的来源之一，那么“剩余朝向是在地基塌掉后从废墟里被逼出来的”这个表述就需要被精细修正——至少有一部分剩余朝向，地基塌掉并没有“逼”它出来，它一直在那里，只是地基塌掉让它变成了唯一还能被看见的东西。

这一区分至关重要。“逼出来”暗示制造——废墟上生出了什么新东西。“暴露出来”暗示揭示——废墟下面原来就埋着什么。杨云的故事指向后一种发生路径。因此，本文必须在此将两种形态的剩余朝向区分清楚：一种是暴露形态——在整个存在地基完整时，被长期共同生活中无数次重复的微小关怀动作压入身体最底层，形成了一层比底子更顽固的沉积岩。在地基被层层剥蚀之后，这层沉积岩因过于致密而未被冲走，它只是露出来了。另一种是逼出形态——在碎化过程中，自保与在意这两股力在碎形地基上反复冲撞、无法完成闭环，每一次碰撞都挤出一粒不能被任何一侧吸收的微小偏角。后一种确实是废墟上的新生成，但它生成的不是完整的新定向，而只是一些碎屑般的残角。这两种形态在经验层面往往混合出现，但它们在生成层面上分属不同的路径。本文此后的全部论述，将同时容纳这两种路径——剩余朝向既是在废墟上暴露的岩心，也是在缝隙中被挤出的残角。

2.2 与习惯的区分

这是最需要正面对决的区分。习惯在完整地基上被长程训练铸成：一个人照顾了丈夫几十年，倒水的动作被反复强化为自动序列。这个训练过程需要一个稳定且未被摧毁的学习环境——主体还在，对象还在，行为的“正确性”至少在当时被某种框架（哪怕只是“这样做不会被骂”）所维持。当信念解散、学习环境被撤销后，旧习惯要么被意识警觉撤回，要么逐步转化为中性的惯性——倒水、盛饭，和给一个不喜欢的同事递文件夹在动作性质上趋同。

剩余朝向与习惯的区分，不在动作的形态，而在生成的时间性与条件。习惯是在完整期被反复训练写入的；当信念解散时，习惯理应渐次消退——它失去了维持它的学习框架。而剩余朝向的生成场恰恰相反：它不是在完整期被训练出来的，它是在信念解散、学习框架已经撤销之后，作为最后一块未被冲走的残留物暴露出来的。不是因为它被训练得更强，而是因为它埋得太深、压得太实，以至于连撤销习惯的潮水都没有够到它。那个推水杯的动作，在习惯也该消亡的这一刻没亡——不是因为它比习惯更“自动化”，而是因为它根本不是习惯的实例。它是被习惯遮盖了一辈子的那块底岩，习惯的皮肤被剥掉之后，它才第一次作为它自身被看见。

2.3 与德性自发性的区分

另一个必须在此初步切开的邻近概念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传统。在德性伦理学中，一个具有完整德性的人在面对具体情况时，其行动恰恰是“不经反思而正确地做”——德性习惯在最成熟的形态中，不是意志与欲望的角力，而是一种在长期实践智慧涵养下自然流露的自发性。这种“非反思的善行”在现象上与剩余朝向的“不经意志推动的身体定向”高度相似——两者都绕开了“我应该做”的审慎推理，都以一种“来不及想就已经做了”的形态出现。

但德性自发性的发生地基与剩余朝向截然不同。亚里士多德式的德性习惯，需要一个稳定的品格结构（hexeis）作为支撑，这套品格结构是通过长期的有意识实践、在实践智慧（phronesis）的引导下被逐步建构起来的。它不依赖“此时此地的意志努力”，但它依赖一个完整的、健康的德性主体——这个主体在“未经反思”地做出善行时，他的整个品格结构都在场。他的自发性，是他完整人格的溢出。

剩余朝向则恰恰发生在品格结构已被打散之后。那个推杯子的动作，没有一个完整的德性主体在背后支持它。她那一刻不是“一个善良的人在做善良的事”，她是一个已经不相信自己值得被爱的人，在做一件连自己都无法解释的事。德性自发性的发生条件是主体的完整性，剩余朝向的发生条件是主体完整性的撤销。两者在现象层或许相似，在发生地基上截然相反。

三、四阶段发生谱系：剩余朝向如何一层层暴露

本章正面展开剩余朝向的发生过程。它不是被一次极限事件制造出来的，而是在存在地基从信仰层、结构层到基质层被层层剥蚀的过程中，旧结构一层层剥落，最后露出那块最顽固的岩心——或是嵌在废墟里的几粒碎屑。为帮助读者把握整体，以下先以一简表概述四阶段的E形态、D动作与剩余朝向的样态。

阶段 E的形态 D的动作 剩余朝向的样态

完形消退 信仰层被击穿，但结构层与基质层暂时免于波及 第一次“未能撤退”的选择发生，通常以“没走成”而非“决定留下”的形式出现 在信仰层沉没后，发现自己仍在做关怀动作时产生的惊觉（微震）

碎形渗入 结构层被否定和恐惧打碎，无法将“我受伤了”加工为自洽叙述 在自保与在意之间反复双向滑移，无法稳定为任何一种单一的D序列 碎形间隙中不被任何一侧完全吸收的微小偏角（缝隙里的不忍）

侵蚀后存留 基质层被大面积侵蚀，基底不再提供任何前向的生命推力 仍被一个极小、低到几乎不可称作“善”的动作意外触出——身体先于意识动了一下 被侵蚀后的基底上剩余的最顽固的一块难蚀斑——不是被主动选择，而是因过于顽固而未被冲走（钝然）

绝对考验 整个E结构的正面全部被打掉，不再存在任何可供朝向攀附的表面 动作在没有任何表层结构可依附的情况下，仍以极钝的形式继续发生 剥去所有内容、只留下光秃秃的朝向本身的纯粹残余（推一下杯子）

3.1 完形消退

第一层被剥掉的是信仰层——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信仰，而是行动者对这段关系的根基性信念：他是要共度一生的人；无论如何，我们之间还有爱。这一层被反复背叛、长期无视、连续贬低打穿之后，行动者发现“这是一段值得继续的关系”这句话不再成立。但第二天她还是会给他准备早饭。她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会继续做这件事。

这个阶段的D——“第一次未能撤退的选择”——通常不以“我决定留下”的形式出现。它以一种更缄默、更没有仪式感的形态发生：离婚协议签好了，约好了搬走的日子，却发现自己在那天早上还是热了一杯牛奶；决定不再关心对方咳不咳嗽，却在听见那个人嗓子哑了时，手已经把水杯往对方那边推了几厘米。这不是意志力在“做选择”，这是存在本身在意志以为自己已经撤退之后，被某个微小的感官触发——对方咳了一声、背影疲惫——拽回了一下。拽回来的不是完整的在意，只是零点几秒的、在她还来不及摀住它之前就已经发生的身体朝那边斜过去的角度。

剩余朝向在这个阶段的样态，是惊觉——她发现自己还在往那边推水杯，自己都吓了一跳。那个惊觉本身，就是剩余朝向第一次从信仰层的废墟上被她自己的意识捕捉到。它为后续阶段奠定了一条关键机制：在信仰层被剥掉、意识不再为动作提供背书之后，决定动作是否发生的已经不再是“我认为值不值得”，而是一根更细的、直接架在感应神经上的弦——对方的咳嗽、疲惫、肩头一片雪都没化，都可以不经意志审核直接拨动它。

3.2 碎形渗入

当冲击进一步深入，结构层被打碎——自尊、认知自我、作为一个可被他人看见的个体的自我感知相继瓦解。她不再相信自己值得被爱，不再相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甚至无法确定自己对对方的感受到底是什么。

与此同时，D——她体内那条反复自保与在意的双向滑移——进入了一个无法稳定为单一序列的湍流期。每一次她想彻底收回关心时，对方的某个微小信号（一阵咳嗽、一个疲惫的背影）就激活了她体内那根还没完全剪断的感应神经，在那根神经上弹了一下；每一次她顺

着这个在意滑过去时，对方的冷漠又把她在意的动作打回来，让她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毫无意义的事。D就这样在她体内反复摆动。

在完整地基上，自保和在意可以形成一个互补的闭环——我减少在意是为了自保，我的自保让我有空间重新评估是否该继续在意。这是一个可结算的循环：两股力在碰撞中可以某种方式达成一个暂时的平衡点，行动者可以据此作出一个方向性的决定并朝它行动。但在碎形地基上，这个闭环打不开。因为每一次自保的动作，都会立刻被对方的一个随机触发信号（咳嗽、背影）击穿——她还没来得及把“收回”做完整，在意就被触出；而每一次因触发而滑过去的在意，又会立刻被对方的冷漠打回来——她还没来得及把“在意”做完整，自保就被逼回。两股力都未能完整运行，彼此在还没完成自己这一侧动作时就被对方撞碎。在这种状态下，每一次碰撞，都留下一粒来不及被任何一侧所吸收的碎屑——它不是自保，因为它在发生时恰恰顶着自保的方向；它也不是在意，因为它发生时没有“我愿意”的任何支撑。它只是两股力在碎形结构上相撞之后，从裂隙里渗出来的那滴偏角。这些偏角，就是剩余朝向在这一阶段的具体形态：缝隙里的不忍。

她在心理层面对这个人的在意画上句号，可句号后面仍有一个不忍。不忍不属于愿不愿意。不忍只属于你生命里还有没有对它敏感的组织。有，它就被碰到。在结构层的碎片间，这粒不被任何一侧完全吸收的微小偏角，构成了剩余朝向在这一阶段的生成样态。

3.3 侵蚀后存留

到了这一阶段，冲击已经大面积侵蚀了生命的基底。她不只是“不想再爱了”，她是连自己想要什么、自己是什么感觉都不太辨认了。前向的生命推力被大面积磨削。她活着，但已经不是朝向任何东西地活着。

就在这个最扁平、最灰暗的状态里，D被一个极其微小、低到几乎不可被称作“善”的动作意外触出——对方咳了一声，她的手已经在她的意识介入之前伸过去拍了一下。这不是意志在做决定。这是在地基完整时期被长期共同生活中无数次重复的微小关怀动作，一层一层地压入身体底层的沉积物——它不是通过“学习”写入的，而是通过纯粹的重复压力沉积下来的。学习需要一个能够接收、加工、反馈的行动者；沉积只需要重复的压力和足够长的时间。就像河床在长期的流水压力中沉积出某种致密的纹路，当水流全部断流之后，纹路还在。它不是水流“教”给河床的，它只是水压留下了痕迹。同样地，那些在几十年的共同生活里被做了几万次的动作——倒水、披衣服、探额头——它们的重复压力在身体底层留下了一层比习惯更致密、比底子更顽固的印记。当信念、依恋、意志这些“水流”全部断掉之后，这层沉积仍在。它不是在废墟上新建的，它只是废墟清理干净之后露出来的那块岩心。

剩余朝向在这个阶段的样态是钝然——她做完之后没什么感觉，只是有一点点说不清的闷。这个闷，不是自我安慰，不是隐性期待，而是身体在感知自己内部还有一块未被冲走的硬东西时产生的最轻的触碰。它不是被主动选择的，它是因过于顽固而未被冲走。在基底被大面积侵蚀之后，它仍然嵌在那里。

3.4 绝对考验

当E的整个正面结构——信仰层、结构层、基质层——全部被打掉，不再存在任何可供朝向攀附的表面。旧的主体完整性被剥到一丝不剩。D的动作——那个推水杯的动作——在没有任何表层结构可依附的情况下，仍然以极钝的形式继续发生。没有期待，没有意图，没有“我认为这是对的”，没有自我安慰。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朝向本身。

这个动作能以什么为燃料？本文的回答是：它不需要燃料，因为它在本质上不是一个“动作”——不是在主体推动下发生的“做”，而是失去了主体推力之后，身体底层那层沉积物单纯地“还嵌在那里”所呈现出来的形态。它不是被做出来的，它只是还在。它就像河床在水干之后露出的纹路——那些纹路并不依赖水流的持续推力来维持自身，它们只是沉积过后留下的痕迹。同样地，那个推水杯的动作，不是一个仍然在运转的“做”，而是一个已经停止运转的存在留在身体里的痕。它的发生，不需要任何在当下运作的驱动项——意志、信念、依恋、习惯、享乐——全部都已退场。它只是痕在那一刻被某个感官触发映现了一下。

这是剩余朝向最纯粹的形态，也是它证明自身不可还原的最后现场。在底子都已磨穿、德性边界已消、依恋系统已撤离、习惯都该消亡、连精神分析的客体关系剧场也塌掉之后——还有什么在做事？已经没有一个“我”在做了。剩下的只是：身体还是往那边斜了一点。这一点斜在这里不具有任何功能——它不挽回关系，不让她感觉更好，不对共同现实产生任何可测量的改变。它只是还斜着。它与所有邻近概念的分界，在这一刻被推到了极限——不是因为它选择了要这样，而是因为它已经不再有能力选择不这样。它不是任何理论的变体，它就是它本身。

这里发生的，就是本文在第二章所预告的那个控制变量——不可代偿的自我卷入判决——在第四阶段最赤裸的形态。她做完了那个推水杯的动作，没有任何东西能为她代承受这个动作的后果：她不能把它推给“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还爱他”（信念已散），不能把它推给“我只是习惯了”（习惯在当时本应已消退），不能把它推给“这是我的道德义务”（那个道德主体已经不在了）。她只能一个人承受这个动作带给她的全部困惑与憎厌——别人不能替她承受，她自己的理性、信念、自我辩护也无一处能为她代偿。这个“独自为他人的这一刻做了一件不可撤回的事，且没有任何结构代为承担”的事实本身，就是不可代偿的自我卷入判决。

四、残存的肉身

本章不属于论证，属于还原——以被拆散的第一人称写成的片段与一个完整的生命轨迹，把剩余朝向的生成面目还给那些在爱者已沦亡之处，仍然做着不为任何理论所预期的、笨重至极的小事的人。以下四个原型片段与完整长案例“杨云”，均非来自作者本人采集的个案资料，而是依据公开出版的创伤治疗与婚姻咨询文献中反复出现的典型情境，经类型化重构而成的思想例示。它们的功能是让概念落在可感的肉身上，不承担实证个案的证据效力，也不应被当作可复现的临床数据来引用。

4.1 四个原型片段

片段一（微震）：我已经不信他是我共度一生的人了。他最后一次对我说谎的那个下午，我坐在沙发上，感觉自己身体里有什么东西，不是碎了，是轻——轻到感觉它不再往下沉了。可那天晚上他回来很晚，零下十几度，没戴围巾，进门时肩头一片雪都没化。我什么也没想，只是起身把暖风机推过去了。这个动作完全是它自己做的，我被它吓着了。

片段二（缝隙里的不忍）：他已经不是我依恋的人了。他坐在餐桌那边看手机，我们之间隔着第七次把责任往我身上推的那句谎话，不是谎言，是那种“你就是这样的人”的语气。可是窗子漏风，往他后背灌。我还是越过那层厌憎，把外衣披到他肩膀上了。这个动作不是原谅。它只是在那个已经被打散的“我”的缝隙里，一滴没道理的不忍，渗出来。

片段三（钝然）：女儿半夜发烧。我不能说我还是个正常的妈妈，他把我拆成那样，我连笑给女儿看，都觉得是在道歉。可是三点十六分，我醒了过来，手在自己还睡着的时候就伸过去探了一下她的额头。不是做母亲的责任让我做的——我没感觉自己是母亲了。只是一样东西，它被刻在比“我是谁”更底下的地方。

片段四（推一下杯子）：我不敢说我还爱他。这三个字被他说得也太轻了，轻到我一说出它们，我就先看不起自己。可他已经喝了一整天咳嗽糖浆，嗓子还是哑的。我只是把水推到他那边。我憎恶自己这样做。但我没有把杯子再拉回来。

4.2 杨云

杨云（化名），四十五岁，在丈夫长达二十二年的持续情感贬低与反复背叛之后，确诊为中度抑郁、广泛性焦虑。她的丈夫从未对她有过被她自己称之为“心疼”的举动，他把她的情感需求叫作“麻烦”，把她的病叫作“想太多”。她的表达权重在婚后第五年已被削减为零——她说任何话之前都自动预设一种反驳将从丈夫嘴里说出来。

三年前，丈夫突发心力衰竭住院。杨云每天去送饭。他对她说过最软的一句话是“你今天怎么来这么晚”。她没有顶回去。她给他洗脚的时候，他在她头顶说“你别以为你做这些我就会觉得你是个好人的”。她把毛巾拧干，挂好，继续把袜子给他穿上。她自己对护士说：“我不是原谅他了。我说不上来。”护士问她那你为什么还这么照顾他。她答不出。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回家后哭了很长时间，不是因为他那两句话，是因为她确实恨他，可她给他擦脚时看到他右脚大拇指指甲长歪了，她还是把那只脚多擦了一下——不是把它当他的脚擦，只是把它当一只被忽视很久的、没有人看的脚擦的。她对护士说：“我恨他，可是那只脚在那里，我就是多擦了一下。”

杨云嫁给他的时候是个喜欢在包里放一包纸巾、因为担心有人在外面哭没有东西擦的年轻女生。她看到路边老奶奶提不动菜，会把菜接过来走一站路送回去。这个女生后来被拆得不成形状——她对别人笑的时候，先不先把自己放低一点，再说笑话，好像对不起别人听她讲话。可她那只脚多擦了一下。不是因为她还在爱她的丈夫。她自己的解释比她任何语言都准确——她对护士说，那只脚在那里，我就是多擦了一下。

杨云小时候养过一只田里捡回来的小鸭子，没养活，最后一晚小鸭子一直在发抖，她把它放在自己棉鞋里，抱着那只棉鞋坐到天亮。她说她后来做那么多事——给朋友备着的创可贴、冬天把楼道灯多开一盏——跟那只鸭子没关系，她只是做了。她跟丈夫这二十二年里所有那些她认为自己不该再做但还是做了的动作，跟后面那套什么理论都没关系。她说她只是做了。

杨云的故事揭示了剩余朝向的深层地基。用第二章引入的区分来说，杨云体内同时运行着两种形态的剩余朝向。一种是暴露形态——从她很小的时候开始，那种对被忽略者的原始侧隐就在未经任何“亲身判断”的情况下、在身体底层默默地沉积着；二十二年的婚姻把这层沉积压得更致密，也把它埋得更深。当婚姻的整个地基塌掉之后，这层沉积没有随之瓦解——它只是露出来了。另一种是逼出形态——在婚内每一次“他需要照顾”与“你不配我的照顾”之间的反复冲撞中，从碎形结构的缝隙里挤出来的那些微小偏角，也在她的身体里一粒一粒地嵌着。两者并不互斥，而是在同一个人身上并存——一个是早已埋下的岩心，一个是反复冲撞挤出的碎屑。杨云自己没有任何这些概念。她只是做完了那些事，然后回家。

五、不可还原的边界：从肉身上长出来的辨析

第四章的材料已经建立了肉身体感——读者不再是在抽象层面上理解“剩余朝向像什么但又不是什么”，而是先被杨云这样的人、推杯子的动作直接击中，然后在身体感受的层面上产生一个模糊的辨认：“这里确实有某种东西，它不是我已经知道的任何概念。”

在这个辨认已经发生之后，本章展开全部分概念辨析——不是从定义出发去切割邻近概念，而是从案例材料反推出剩余朝向与每一个邻近概念的辨别分界线。因为材料已经摆在前面，这些辨析就不再是纸上定义竞赛，而是直接从肉身经验上逼迫出来的辨别力。

5.1 与道德义务、依恋惯性、存在勇气的区分

与道德义务的区分。 义务感的履行需要一个仍然把自己视为道德人格的行动者——哪怕是一个寒了心的行动者，只要他还认为“我是一个必须尽到责任的人”。这个责任主体一旦坍塌，义务感随之消失。在杨云的片段中，她在给丈夫洗脚时被他用“你别以为你做这些我就会觉得你是个好人的”顶回来——这句话的杀伤力恰恰在于彻底取消了那个“尽责任的妻子”的身份可供她躲藏。如果她那一刻还在“义务”的框架里做事，这个框架被这样戳破之后，她应该停下来。但她没有。她把毛巾拧干、挂好、继续把袜子给他穿上。这已经不是道德人格在做事。它来自比道德人格更底层的、不再承认“我应当”这个前缀的身体定向。

与依恋惯性的区分。 依恋理论预测：当一个人已经不再把对方当成安全港或避风港——在心理意义上，对方已不是他的依恋对象——寻求亲近、抗拒分离、安全基地这些依恋行为模式都应消退。杨云在心理层面早已不再将丈夫视为安全基地——她的表达权重在婚后第五年已被清零，她知道对他说话是徒劳的，她知道他的回应只会是轻蔑。依恋系统在表征层面早已从这个具体对象身上撤离。可她还是在看到他指甲长歪时多擦了一下。那个多擦了一下的动作发生在依恋系统关闭之后——它的燃料不来自依恋系统。

与存在勇气的区分。 蒂利希（Tillich, 1952）的“存在的勇气”要求行动者以某种方式肯定自身的存在——哪怕是在焦虑与绝望的威胁面前，依然以“敢于在自身之中承担焦虑”的方式完成一种对存在的肯定。剩余朝向不肯定任何东西——不肯定自己，不肯定对方，也不肯定这段关系的未来。杨云在擦那只脚时，没有任何“我这样做的意义”在内心升起。她只是做了。她没有在承担焦虑——她只是已经没有能力不做了。勇气是决断的，她没有任何决断。只是身体还往那边斜了一点，而这个斜的里面没有一丝自我肯定的影子。

5.2 与精神分析的三重对质：以生成坐标审视对手

本章此前所有的辨析，都是在用本文自身的生成分析的语言正面展开剩余朝向之后，再把对手拉进这个坐标系中加以审视。以下对精神分析的三个核心框架——客体关系中的分裂样机制、拉康的驱力理论、以及受虐性认同——做同样的处理。不是站在对手的术语里为自己辩护，而是站在剩余朝向的发生地基上，指认这三个框架在什么地方够不到它。

对手一：分裂样机制。 客体关系学派与克莱因学派对“主体被伤害后仍顽固地黏着于对方”的现象有一整套解释工具。当主体被创伤打碎，内部客体关系随之崩塌，但崩塌不等于消失——分裂样心位可以将对方劈成两半，通过将恨投射到坏客体、将爱撤回好客体，维持一个虽然被撕裂但仍然在运作的内部关系剧场。这个剧场需要一个能够执行投射、分裂、认同的隐性主体——即便这个主体已经在意识层面粉碎，它在无意识层面仍然作为一个代理人而存在。分裂样机制所描述的那个定向，仍需要一个能够在幻想中代偿的结构。主体的苦，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是“被演”的——有一个剧场、有角色、有替身。

剩余朝向进入第四阶段绝对考验时，连这个内部剧场也塌了。那个推水杯的动作，不是在幻想中把对方重新当成“好客体”之后做的，不是在无意识里期望对方会变好——她甚至对自己做这个动作感到憎厌。它不是任何内部关系戏剧的一幕，它是一次已经完全失去了心理表征支撑的、赤裸的身体定向的暴露。辨别分界线在于：如果还存在幻想层面的代偿结构——哪怕是以憎恨的形式——这个定向仍可被客体关系理论所覆盖；如果连这个结构都已经不存在了，剩下的就只是剩余朝向。

对手二：驱力与享乐。 拉康的驱力绕着对象a永恒旋转，这个结构天然带有一种“不依赖完整主体的、反意愿的、反复滑向对方的定向”——驱力的固执，始终以某种不可被自身承认的享乐为隐性燃料，哪怕享乐是痛苦的。驱力绕行的前提是，对象a作为欲望的原因存在，它仍散发着一层微光。

剩余朝向的燃料不是享乐。那个推壶的丈夫，做这个动作时没有获得任何快感——没有隐性的满足，没有“我还是对她好了一点”的自我安慰。他做完后唯一的感觉是厌恶，“我为什么还在做这种事？”这不是享乐主体在否认，而是一个已经丧失享乐能力的存在，被一种完全去享乐化的定向推着动了一下。辨别分界线在于：享乐是否仍以任何隐性形式在场。在场，则这个定向仍可被驱力理论所覆盖；彻底退场，则进入了剩余朝向的领地。

对手三：受虐性认同。 受虐性认同——特别是在费尔贝恩（Fairbairn）的“坏客体的道德防御”与后续受虐理论传统中——讲的是一个“无法离开伤害者、甚至在从痛苦中获取隐性满足”的人。这是对剩余朝向最常见的理论收编：一旦被用受虐性认同来解释，剩余朝向立刻从一个具有独立生成地位的存在事件，退化为“病态”。但本文的立场不是简单地用“她没有快感”来对抗受虐性认同的收编。更深层的区分不在现象层——她是否报告了厌恶——而在发生地基层。受虐认同的发生条件是：主体仍有一个运作中的超我结构与自我惩罚回路，这个回路本身需要一套完整的心理表征装置——一个能惩罚自己的自我、一个能从惩罚中获得隐性满足的内在剧场。而剩余朝向的发生条件，恰恰是这个回路也已经塌了。在第四阶段的绝对考验中，那个推水杯的动作不再维系任何内在关系——没有惩罚者与被惩罚者，没有“我活该”与“我不该”的辩词。它只是还发生，而“还发生”三个字里没有任何心理戏剧可供解析。受虐认同的运行需要那个剧场的存续；剩余朝向的运行发生在剧场已塌之后。这条分界线，才是对受虐认同最彻底的不可还原论证。

5.3 控制变量：不可代偿的自我卷入判决

经过以上全部辨析，本节正面引入贯穿全文的控制变量——不可代偿的自我卷入判决——并明确它如何区分剩余朝向与所有对手。

“判决”在这里不是道德判断，而是存在的判决：在每一次“要撤回”与“还是滑了过去”之间，那个身体做出的一瞬间的动作，不能被任何东西代为执行，也不能被事后收回——它一旦发生，就已经不可逆地成为她这条生命在这一刻所做之事。没有人能替她推那个杯子；她的理性、信念、自我辩护也无一处能为她推这个杯子的动作承担后果。她只能自己扛着这个动作带给她的全部困惑、憎厌、以及那一丁点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是什么的闷。这个“独自承受一个不可撤回的动作”的结构，迫使她做了这样一件事，然后让她独自面对它。

用这个控制变量审视所有对手：分裂样机制——那个动作的“不可代偿的自我卷入判决”不被单独识别，因为它被整个内部关系剧场的代偿功能包裹住了（是“好客体”让她做的，是“坏客体”让她憎恨的——总有另一个人物在分担这个动作的分量）。驱力理论——那个动作的“不可代偿的自我卷入判决”被享乐的隐性燃料代偿了（是“它在享受痛苦”——总有某种隐性的满足在暗中消肿）。受虐性认同——那个动作的不可代偿性被超我的惩罚与自我的受罚所代偿（是“我在惩罚自己”——总有一个内在叙事在吸收它）。而剩余朝向的特征恰恰是：不可代偿的自我卷入判决被剥去了所有外部和内部的代偿结构，赤裸裸地剩在那里。她独自承受了这个动作的全部重量，没有内在剧场，没有隐性享乐，没有超我辩词。这就是剩余朝向切开的辨别面——在“连谁在承受”都已经无法命名的问题面前，所有对手都够不到。

六、证伪、辩护与临床指向

6.1 证伪条件与判别格

本文核心命题：剩余朝向是在主体存在地基被极限撕裂后，依然残存于身体底层的、有方向性但不依赖任何回报信号或享乐燃料的他人定向。它不可被还原为底子、习惯、道德义务、依恋惯性、存在勇气、德性自发性、分裂样黏着、驱力或受虐性认同的任意一种变体。

如果这个判断错误，它在经验上表现为：在所有声称显示剩余朝向的个案中，经过控制变量分析后，均可被证实为：（1）未被当事人意识到的对回报的隐蔽期待，（2）习惯在信念解散后的中性滑行，伴随着被误读为“在意的残余”的观察者投射，（3）被文化叙事事后建构的“我还在意他”的自我说服，（4）无意识享乐在意识层面的否认。如果上述四种情形在充足个案中以压倒性比例出现，剩余朝向作为一种独立的存在定向就不成立，应退回为上述机制中的复杂变体。

以下判别格将本文的核心预测与三个最强对手的预测放在同一张表中，以便经验检验：

主体完整性 信念形态 享乐形态 对判别格的预测

客体关系（分裂样） 隐性主体仍在运作 对一个分裂后的“好客体”仍抱有幻想性信念 在幻想代偿中存续 身体定向随“好客体”幻想消退而消退

驱力理论 享乐主体仍在 信念已解散，但对对象a的微光仍在吸引 以隐性形式持续在场 身体定向随享乐微光消退而消退

受虐性认同 超我-自我惩罚回路仍在 信念形态已转为“我活该” 在自我惩罚中存续 身体定向随惩罚回路消退而消退

剩余朝向（本文） 主体完整性已被撤销 所有信念（包括幻想、微光、惩罚回路）均已解散 彻底退场 身体定向在所有上述条件消退后仍可存续

判别格：在主体完整性已被撤销、对所有对方的幻想性信念（包括负面信念如“我活该”）均已解散、无意识享乐已彻底退场的条件下，身体仍出现有方向性的、指向该特定他人的关怀动作。三个对手均预测在这种条件下此类动作不应发生；本文预测它们仍可能发生。这是一个可被经验检验的预测，也是一个可被证伪的命题。

如果要在个案层面操作化这个判别格，需要至少两个条件：（1）在意识层面上当事人明确否认对此动作有任何正面信念、期待或享乐，且同时对自己的动作产生困惑或厌恶；（2）该动作只对特定他人发生，不对具有类似情境线索的陌生人或中性他人发生。条件（1）不能完全排除无意识享乐——这是本文证据层面的一个局限，精神分析完全可能辩称享乐恰恰是在意识无法承认的地方运作的——因此本文的证伪策略主要依靠条件（2）与判别格的表面对照，而非单靠主观报告。如果未来研究能够在生理指标或行为痕迹层面为“享乐退场”提供更硬的证据，将使本文命题的经验可裁决性进一步增强。

6.2 对已知反驳的回应

反驳一：“这不过是大脑长久生活形成的习惯性反射在脑干和基底节层面的残存，不含有任何朝向意义。”

回应：本文不反对这一解释的神经基础，它甚至与基质层被沉积压入身体的论述在生理层面高度一致。但此反驳将“朝向意义”设为

一个必须被意识层认可的东西。剩余朝向的身体动作——推水杯、伸手探额、踢拖鞋——携带一个不可被中性化的事实矢量：它不是随便一个生理反射，它是指向那个特定的人的。如果它毫无朝向意义，它就该对路人也发生。它不发生——而对特定他人的指向性，恰恰是生理反射模型无法在行为层面解释的那个剩余物。更重要的是，在生成路径上，它不是在完整的学习环境中被反复训练写入的习惯，而是在信念解散、学习框架撤销之后，作为沉积岩暴露出来的——它的发生不依赖习惯所依赖的那个完整学习期。这个生成路径的区别已在前文详述。

反驳二：“这种所谓剩余朝向不过是受虐者在长期创伤中形成的受虐性认同。”

回应：本文已在5.2中将受虐性认同作为独立的对手进行了正面对质，并在判别格中给出了区分标准。这里不再重复论证，只重申最核心的分界点：受虐认同的运作需要一个存续的超我-自我惩罚回路——这个回路本身就是心理剧场，它需要角色的存续。剩余朝向在第四阶段的发生条件，恰恰是这个剧场的坍塌。本文案例材料中反复出现的“自我憎厌”不是受虐认同的快乐-痛苦共生，而是动作在没有任何内在叙事可吸收它的情况下，赤裸地砸回到发出者身上的结果。这个“赤裸地砸回来”正是受虐认同解释不了的剩余物。

反驳三：“如果施害者是整体上不可原谅的，那么任何对他的非中性定向都应该被治疗性地消除，将其命名为‘剩余朝向’有美化创伤之虞。”

回应：本文反对将辨认与美化等同。本文从未暗示剩余朝向构成对施害者的任何形式的原谅、开脱或惩罚减免。本文的全部努力，恰恰是做一件被普遍话语长久回避的事——命名那一块在暴力结束之后仍留在受害者身体里的、她们自己都不想要的碎片，以便让心理工作者和受害者本人有能力在不混淆两者的前提下对它作出更精确的决定。如果这块碎片从未被命名，它就会持续被受害者和她的周围人——包括一部分心理工作者——错误地归入“犯贱”“未断奶”“受虐成瘾”这类道德或病理范畴。一旦被误诊，它就会被按“需要切除的病态组织”来对待——而这正是把最后一块未被暴力破坏的东西亲手毁掉。命名本身不指令保留。它只是给了她一张地图——她可以决定把它空着，也可以决定在上面种东西，还可以决定有一天它自然风化消失。但在此之前，她至少不需要再用厌弃自己的方式来对待它。把“命名”等同于“美化”，是一种知识论上的粗暴；真正美化创伤的，恰恰是拒绝命名、任其在不可言说中被持续误解的做法。

6.3 临床指向与自我理解

在创伤治疗中，存在一类深度创伤来访者——他们已在理性层面彻底否认被爱过、否认施害者可能产生任何关心。但在说“他从未对我做过任何好事”时，突然想起一件极小的事——很小，小到说不出口，小到他们在想起那件事的瞬间先拦了自己一下。施害者可以是一个整体上不可宽恕的人，同时偶尔做出一个不是对你的任何补偿、也不是为了在你记忆里洗白自己的微小动作——它只是一次偶然的、并未被他自己的暴戾完全吞没的朝向，不具有任何价值减刑的功能。但这口井在来访者自己这边透下去，并不以原谅为前提——她可以一辈子不原谅他，她只是需要知道那个推水杯的动作到底是什么。那是她在废墟下面挖到的她自己的最后一块承受不住这场爆裂的碎片。

治疗师的意义，不是帮她美化这块碎片，而是帮她从不憎恨自己还留着它。命名剩余朝向，就是在做这件事——给她一张地图，让她可以指认：“这是我身体里的一块还没被毁掉的底片，不是我犯贱的证据。”她可以决定把这片地空着，也可以决定在上面种东西，还可以决定有一天它自然风化消失。但在此之前，她至少不需要再用厌弃自己的方式来对待它。

对于深度创伤的成人，要求他们重新建立边界、重新学习爱自己，这些目标成立且重要。但它们有时会被过早地接在一个更基础的问题之上——他自己还在对自己厌恶他仍然对他保有不忍这件事，无法自处。一个好的咨访关系，不是在激励他克服剩余朝向——它不是在帮他把水杯拉回来。它是在帮他理解：那个推完杯子之后涌上来的自我憎恶，不代表他的软弱，代表他曾经是一个怎样的人，代表那些在他还完整的时候被反复沉进身体底层的压痕，在他碎掉之后依然没有被彻底抹掉。

在普通人的日常关系中也存在一种被长期关系磨到近乎隐形的小动作——一方已经完全退出信任，但在对方倒车时还会下意识把那只即将撞到柱子的后视镜用手挡一下；一方已经半年没跟对方打开过心，但在对方说那个曾经一起照顾过、后来死掉的猫的名字时，还是会“嗯”一声。这些都不是爱回来了。它们是剩余朝向。它们不具有修复关系的功能，不引发任何破冰对话。但它们是关系还在的最后证据——在什么都没有了的时候，还剩下一个不为什么的朝向。

结语

杨云最后一次去给丈夫送饭的那天下午，他已经转到普通病房。窗外有孩子在操场上跑，声音很远，在她的右侧肩胛骨上轻轻一震。她从保温袋里拿出饭盒，把汤倒出来，把筷子放好，把那张她每次都会带、每次都不递给他的纸巾压在碗底——她做完这些，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低头吃饭。她坐在那把硬木椅子上往后靠了靠，阳光打在她的手背上。她没说任何一句可以被这篇文章引为论据的话。她只是做完了这些事，然后回自己家去了。

她不带着新理论回去。她只是把水推过去，没有再把杯子拉回来。

证伪条件重申

如果在任何被声称的剩余朝向案例中，推水的动作可以在消除该动作对特定他人的指向性之后等价地保留其全部行为特征——也就是

说，它对路人下雨天忘带伞也发生——则剩余朝向不成立。它必须有朝向，必须是那个特定的人，必须在所有人际信号都已消失之后。

注释

[1] 本文所涉依恋理论，限于Bowlby（1969）提出的内部工作模型与安全基地等核心概念框架，不延伸至其关于依恋发展阶段或陌生情境实验的具体发现。

[2] 比昂（Bion, 1962）将人的情感经验划分为 α 元素与 β 元素： β 元素是未加工的原始情感碎片，需经 α 功能转化为可思考的元素。本文所称“原样返还”，特指他人的回应非但未能提供转化功能，反而将此类碎片以原有形式返还给受害者，加剧其认知自我的解锚。

[3] 该发现广泛见于创伤心理学文献，尤其见于对长期人际创伤（如家庭暴力、情感虐待）的研究中。Herman（1992）在《创伤与复原》第5、6章中详细论述了长期受虐者基本世界假设——包括可预测感与安全感——遭到系统性破坏的过程。本文以此作为已知前提，不再展开论述。

[4] 本文仅聚焦于蒂利希（Tillich, 1952）所论“存在的勇气”中“自我肯定”（self-affirmation）这一维度，不涉及其关于存在本身的存在论神学建构。此限定是为了突出剩余朝向与“决断”的区别。

[5] 本文对克莱因学派理论的对话，限于Klein（1946）所描述的分裂样心位（paranoid-schizoid position）及在此基础上发展的投射性认同概念，不旁涉该学派关于抑郁心位（depressive position）或修复（reparation）的完整理论框架。

[6] 本文对拉康驱力理论的援引，主要基于其《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Lacan, 1973）中关于驱力（drive）绕行对象a（objet petit a）及享乐（jouissance）的论述，不延伸至其完整的欲望理论或符号界分析。

[7] 本文中四个原型片段及完整案例“杨云”，均为依据公开出版的创伤治疗与婚姻咨询文献中反复出现的典型情境所做的类型化重构，人物、姓名、地点与对话均系合成，不指向任何真实个案，作者亦未采集任何一手临床资料。它们作为概念例示而非实证证据出现；本文全部可被检验的主张，均落在第六章的判别格与证伪条件上，不依赖这些例示的真实性。

参考文献

Bion, W. R. (1962). *Learning from Experience*. London: Tavistock.

Bowlby, J. (1969).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1: Attach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Herman, J. L. (1992). *Trauma and Recovery*. New York: Basic Books.

Klein, M. (1946). 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27, 99-110.

Lacan, J. (1973). *Le séminaire, livre XI: Les quatre concepts fondamentaux de la psychanalyse*. Paris: Seuil.

Tillich, P. (1952). *The Courage to B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本次深化说明

深化内容已内联于正文，此处说明改动落点。

本篇的改动分两类。第一类关乎可检验事实：原稿称四个原型片段与长案例「杨云」来自作者所接触的婚姻咨询与创伤治疗口述记录，而作者并非临床工作者、亦未采集任何一手临床资料；第四章开头与注释均已改为准确口径——这些材料系依据公开出版的创伤治疗与婚姻咨询文献中反复出现的典型情境所做的类型化重构，作为概念例示而非实证证据出现，本文全部可被检验的主张均落在第六章的判别格与证伪条件上，不依赖这些例示的真实性。第二类关乎论证：原稿的「信仰层／结构层／基质层」三层剥蚀是被宣称的而非被论证的，缺一条独立的划分判据；第一章开头补入一段，以「剥掉这一层之后，行动者失去的是哪一种还能做的事」这条单一判据重新导出三层，并指出三者不是三个并列的心理成分而是一条严格的依赖链，同时给出这条依赖链自身的可证伪形态。

本次深化所核验的文献

Bion, W. R. (1962). *Learning from Experience*. London: Tavistock.

Herman, J. L. (1992). *Trauma and Recovery*. New York: Basic Books.

Klein, M. (1946). Notes on some schizoid mechanisms. *Int. J. Psycho-Anal.*, 27, 99-110.

Lacan, J. (1973). *Le séminaire, livre XI*. Paris: Seuil.

Tillich, P. (1952). *The Courage to B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Fairbairn, W. R. D. (1952). *Psychoanalytic Studies of the Personality*. London: Tavistock.